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秋官司寇第五之五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賈疏言要服以内諸侯者對要服以外為小賓下文蕃國世壹見是也大客謂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

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為客此但舉尊者而言　賈氏公彦曰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云親諸侯者易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朝聘往來是也　鄭氏鍔曰語其體則曰禮見於揖遜周旋則曰儀對舉之互文也

通論孫氏之宏曰六服之君各以歳時朝覲宗遇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飱牽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憚其煩存覜必

諸侯則陳其謨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賈疏下文依服數來朝則有不朝之歲故云以其朝歲　賈氏公彦曰事由春始故圖事秋時物成故比功夏物盛大故陳謨冬物伏藏故合慮　鄭氏鍔曰謨欲其明夏文明故言陳謨慮欲其密冬閉藏故言協慮謨欲衆共知故言陳慮恐人異志故言協　黄氏度曰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

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此意管仲猶知之故其言曰掐擕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霸桓公為盛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朝直遥反後皆同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與下時會殷同六事者皆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

可協慮而冬必不可陳謨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
體相親之意雖歲事之常亦非無事而空行者耳曲
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儀禮
之覲禮皆於廟而特見者也秋覲當以之曲禮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於路門之外
旅見者也春朝當以之康成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
禮或然與然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非也受
摯受享禮無更端且摯重而享輕既受摯於朝則受

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又會而圖之葢合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意　李氏曰君臣之禮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故制朝覲宗遇之禮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則上下交而志同絶無壅隔之患者矣

案朝覲宗遇四時之禮文質繁簡微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槩主其所重者分繫之於一時亦非春必不可比功而秋必不可圖事夏必不

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平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賈疏鄭知王不巡守則殷同者下文云十有二

享亦必於朝矣又冬見曰遇遇者草次之期豈以冬寒晷短不拘何處即離宮别館皆可行禮不必定在朝廟故謂之遇而儀亦從殺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衛要服皆然

案朝覲宗遇四方之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與之為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説則東方者有

人稍人廪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輦輂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償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逺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為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葢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别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宫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

歲王巡守殷國殷國與巡守連文明同是十二歲若王巡守何須殷同明不巡守乃殷同也殷同者六服盡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

案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既竝言之而諸職中言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為壇於國外如司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為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按之鄉師牛人縣師遺

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為偏名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葢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閲數年而一舉所以震燿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葢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廢故竝存而論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殷同四方四時分来歲終則偏矣

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方伯連帥量率其當有事於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行矣　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灋意四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而畢會則為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為會同之小者與　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竝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

徼之他方矣四方拘以四時未必然也旣以壇爲會同之所則在壇而將幣卽朝覲也將幣必執玉執玉重禮不可以再爲之再則褻矣謂旣朝而後之壇非也朝時受玉禮當還之還玉終事也方其未還將令執何玉以行會同將幣之禮乎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好呼報反覜通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二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爲文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

時會殷同既朝命為壇於國外　賈氏公彦曰殷同

春東方六服盡来夏南方六服盡来秋西方六服盡

来冬北方六服盡来是歲終則偏矣諸侯不當朝歲

者就國外壇朝而已若當朝者則於國内依常朝之

濾既朝乃向外就壇行禮

案會同有四方俱来者亦有祗一方者常武詩徐方

既同蓋宣王既征淮徐之戎而因以殷同彼地附近

之諸侯也即在王國或一方以有政而来即未必偏

槃邦國有交相惡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諭使解除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閒記莧反脤上脤反禬音會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賈疏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九歲屬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竝是閒歲之事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賈疏云或往或來者見臣

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也賈疏案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六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　易氏祓曰或謂聘覜即下經徧存徧覜徧省之事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然大宗伯以此二者為賓禮而此職亦有大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注義不可破也

邦國之憂也　鄭氏鍔曰時聘殷頫閒問歸脤固有一定之制賀慶致禬則以時舉無常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以脤膰賀慶分同姓異姓而大行人則一概以為諸侯者葢大宗伯言其定制而此言其通制也大宗伯之言賓禮不過朝覲宗遇會同聘頫八者而已如禬禮則見於凶禮脤膰賀慶則見於嘉禮葢行人以親諸侯為主凡嘉禮凶禮皆親諸侯之意不必定以賓禮為拘也

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賈疏大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此烖亦云禬者同是會合財貨故亦稱禬易氏祓曰鄭氏見禬禮哀圍敗弔禮哀禍烖以致禬為凶禮之弔禮禬禮其實五凶禮皆所以補諸侯之烖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賈疏見襄三十一年左傳王氏應電曰小聘曰問存問列國使諸侯之志靡不諭乎王之志也歸脤者宗廟之胙分賜同姓之國及異姓有大功者以示同福賀慶者諸侯有冠婚嘉事以贊助其喜致禬者即大宗伯凶禮五以哀

知也言諸侯而不言兄弟者大宗伯以禮辨親疏大行人則言親諸侯之通制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案諸臣若以命則三等之國不齊故須以爵為等四等專指上公之國而侯伯子男之三等在其中矣　鄭氏鍔曰命言辨爵言等命之尊者以五七九為節辨之使有別而已若夫爵則

總論王氏安石曰冬遇所協之慮時聘所結之好間問所諭之志歸脤所交之禮賀慶所賛之喜致禬所補之裁邦國之君而已故稱諸侯秋覲所比之功殷頫所除之慝臣民與焉非特諸侯故稱邦國時會所發之禁非特一國故稱四方春朝所圖之事夏宗所陳之謨殷同所施之政非特一方故稱天下言歸脤而不及膰者膰有事而執焉因以賜之非大行人之所歸也言致禬而不及喪荒弔恤者舉一而四者可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繅音藻藉在夜反斿音留樊步干反乘繩證反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賈疏案聘禮記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五采此諸侯禮而言五采者合三采二采而言五耳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常旌旗也斿其屬幓垂者也賈疏正幅為幓旌旗之幅也其下屬旒故云屬幓而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賈疏樊馬腹帶纓馬鞅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貳副也介輔已

不然同為卿大夫士也而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分必因其國之小大以齊之若小大無等待之之禮何由而同耶　歐陽氏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既辨而等之則命同爵同者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是所謂同邦國之禮也

案此與典命之文互備典命所掌者諸侯在國之儀此所辨所等者王朝待賓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

案繅藉聘禮記云朝天子繅九寸三采六等朱白蒼
問諸侯朱緑繅八寸皆玄纁典瑞職公侯伯繅皆三
采三就子男繅皆二采再就此疏引之未悉繅者其
飾也質則玄纁玄纁蓋帛為之非韋也據覲禮及玉
藻諸侯裨冕以朝裨則上公袞鷩冕侯伯毳冕子
男毳希冕而此云上公九章則袞冕也與侯伯七章
子男五章均為上服又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入覲但
乘墨車而此云貳車五乘經有不同未詳所以

行禮者也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牢鄭氏諤曰謂之禮者王朝禮賓之禮莫盛於此然其禮致於既朝享之後今乃叙於介九人之下者葢述禮者因其數用九故併列之

存疑賈氏公彥曰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裨冕若行三享則執璧瑞建常九斿者對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為常也介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也

案陳氏傅良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賔賔行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爲王立宜當軫則賔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擯傳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存疑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春夏受贄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竝申上服乘金路之等　孔氏穎達曰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時在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軹音只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案注大門謂庫門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内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賈疏必知有交擯者案下文惟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明凡諸侯於天子皆交擯交擯是敵禮也上公立當軹王立當軫與賈氏公彦曰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當轂末擯者五人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嗇夫為末擯其餘二人是士

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易氏祓曰不下堂而見諸侯特漢儒之説耳上公朝位後鄭止曰賔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為在廟乃有此迎賔之法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賔之法奈何强為之説乎

案朝位賔主之間先儒講説紛雜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賔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

大門内傳辭既訖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以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　陳氏祥道曰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案齊僕本言朝覲宗遇之饗食陳氏删脱二字遂生繆解　葢朝宗於朝覲遇於廟其送迎之禮則同先儒謂秋覲無迎送之禮春夏受贄於朝亦無迎法其

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豈此迎入者為饗食之禮經文但錯舉而不必順敘與抑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春見之法即以賓主禮行之則方朝時亦有迎與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注故書祼作果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賈疏聘禮與覲禮皆有庭實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

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宁之文對峙而不相悖然覲聘之禮受玉受享皆同時遞舉而不更端朝禮既行於朝享禮何必改而之廟且司儀之將幣正禮與享禮竝賅此經將幣專指享禮而不及朝禮文義亦不晝一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

受享亦於朝或另是一禮此經特著其在廟者耳存疑鄭氏康成曰禮者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辨正鄭氏鍔曰小宰職曰凡賔客賛祼謂賛王也小宗伯賛祼將亦賛王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小宰小宗伯賛之乎内宰職曰凡賔客之祼獻瑤爵皆賛謂賛后也若王后不與則外宗賛宗伯而内宰亦必賛矣康成葢因大宗伯職言大賔客則攝而載祼遂失之

鬱人職曰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再祼而酢者再祼賔乃酢王也

案朝聘以圭璋享以璧琮幣則圭璋璧琮之統名也司儀職諸公相賔及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賈氏皆以將幣為正行朝聘而用圭璋之禮儀禮覲聘皆受圭訖旋即行享竝無更端且朝重而享輕受圭於朝而受享於廟疑無此理則此經當以將幣為受圭而以三享為受享俱在廟中行之為得也若受摯於朝則

食禮亦亨大牢以食賓但食禮無酒而饗禮有酒有食兼燕與食故云盛禮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賈疏特牲禮尸食舉三飯佐食舉幹尸又三飯舉骼及獸魚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出入謂從来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　鄭氏衆曰積謂饋之芻米　賈氏公彥曰出入五積謂在路供賓来去皆五積也三問者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按小行人逆勞於畿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

不知大宗伯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則內宰亦賛宗伯矣

案再祼后職也但正行覲享之時后不出則雖禮有再祼亦大宗伯攝之故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此也注以賛爲攝故誤耳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食音嗣積子賜反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賈疏饗禮亨大牢以飲賓）

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　鄭氏衆曰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者賈疏輈人輈深四尺七寸軓前曲中　鄭氏鍔曰輈人之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其軓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立前疾則比之車軹爲稍近矣

郊謂近郊其逺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

則逺郊勞亦應使大行人

存疑賈氏公彦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

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

案九獻者王祼后祼為二獻王與后又各一獻為四

獻餘五獻未詳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

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

醴則别故云與以疑之

王氏昭禹曰車衡謂在輈下軏兩服者

總論王氏應電曰先命圭繅藉者守國之瑞朝覲所執以為信也次言冕服至貳車車服以庸辨尊卑莫大於此二者也次言在朝在廟在館在途其禮無不同而有隆殺之義　朝位步數以至門為度迎送以遠為敬也立則以進前為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則當疾子男則當衡也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王氏安石曰一祼不酢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

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賈疏子男一祼不酢與聘禮禮賓同但子男用鬱鬯不用

擯親自對擯者也賈疏諸侯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親自對擯者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彼諸侯法約同天子禮故云與以疑之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賈疏聘禮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　鄭氏鍔曰朝位當車前則進而近王也愈遠以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賈疏孤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不執皮帛故知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也但侯伯以下使臣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尊天子别見之故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案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葢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内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容饔積可以間致訝勞可以徐周所以旅見時多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竝書以志非禮　朝位當車前經不言賓主之間則王無出門迎法但至朝下車拱立車前聽命趨入庫門東嚮入廟耳此以見下文凡

速　賈氏公彦曰趙商問其他眂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富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云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然則壹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　易氏祓曰春秋傳魯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

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賔主之間也案卿雖有朝位王不迎之注云賔主之間蓋緣蒙上文而誤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賈氏公彦曰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雖無介與步數至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

諸侯之卿大夫士至王朝皆有下車拱立之位降其君二等又見諸侯之臣相為國客其朝位亦然故司儀職不更及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此言大國之孤則為上公之孤其執皮帛與天子之孤同者天子之孤六命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

也士九儀之九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注故書嬪作頻

正義鄭氏康成曰祀物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

案諸侯之卿雖聘享後無特見灋但入朝下車退朝升車自有遠近步數是亦朝位也王雖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間者蒙上文耳況為國客則有賓主朝位經亦舉王朝以見侯國也無庸以注為疑

總論郎氏兆玉曰諸公之禮九儀之一也諸侯之禮九儀之二也諸伯之禮九儀之三也諸子之禮九儀之四也諸男之禮九儀之五也孤以君命來聘九儀之六也卿以君命來聘九儀之七也大夫九儀之八

類　王氏應電曰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六服每歳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

案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歳見四載而偏此注其朝貢之歳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歳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歳而空一服之諸侯其方或有寇戎之警其誰禦之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歳一見而偏甸服地較

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要服蠻服也貨物龜貝也　賈氏公彦曰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者别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王氏昭禹曰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所以節遠邇之期其貢有六物之異所謂别土地之宜　或問周官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朱子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大概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納銍納秸之

（三服據職方而言此經總言之）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賈疏周語穆王征犬戎而得）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賈疏王會汲冢周書篇）

存疑鄭氏康成曰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

案蕃服之君来朝未必不執玉所貴寶者或以為享

遠分國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徧男采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寛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曰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賈疏分為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屬章束反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為協詞當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其謂胥讀為諝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是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文字

幣耳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

正義鄭氏康成曰撫猶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以諭諸侯之志 賈疏上文云閒問 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 劉氏彝曰存者問其安否覜者視其治効省者察其風俗 王氏昭禹曰覜詳於存省又詳於覜 易氏祓曰撫諸侯而言邦國者兼臣若民而加惠焉非獨厚其君也

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記是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賈疏銖兩之等法八法也則八則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達同成脩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

通論易氏祓曰瑞節達於小行人之官牢禮成於掌客之官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度量數器同於合方氏

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七歲省而名其象胥九歲省而名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官敎習之也鄭氏鍔曰自七歲而下皆可謂之省者不止於視之察之而又有以敎之焉易氏祓曰諭言語則通五官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也諭書名則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言之和皆瞽史之職也王氏應電曰瞽掌聲樂史掌字書王氏安石曰諭言語所以使之相通協辭命所以使之相交

案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謂

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

案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即以殷國也殷國即殷同殷同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於王國或侯國者則朝覲之盛禮閲數歲一行之職方氏先言巡守而下言王殷國亦如之可見其爲二事不必在巡守之年矣鄭氏謂王不巡守乃殷國疑未必然詳見上文

之官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　郝氏敬曰殷衆也所至之方諸侯皆朝於方嶽下曰殷國　王氏應電曰十二歲一巡守於期已踈然觀徧存以下六事及將巡守職方氏又戒於四方則時巡之期雖踈而周防之法更密實無曠事也　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

等協其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　賈氏公彦曰哭位周旋進退擗踊皆有禮瀌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

通論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為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為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春秋傳曰諸侯有王　賈氏公彦曰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

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賈疏文元年左氏傳

文此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賈疏禮記

文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

子如齊殷聘是也賈疏昭九年左傳　賈氏公彦曰諸侯邦

交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小國朝大國大國聘

小國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職諸公諸侯皆

言相為賓是也　鄭氏諤曰問以言為禮聘以財為

禮

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賈疏聘禮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引為證　易氏祓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小行人所以待小客也而大行人乃以待四方之大事益謂諸侯以寇戎聞必待行聘享之禮而後聽其辭非所以急諸侯之病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聘曰問賈疏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

案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餼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貢六服所貢也賈疏對九州外蕃國無此貢功

餘論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賈氏公彥曰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

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至秋則歳功成萬事理凡治狀皆舉矣故獻之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衆曰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賈疏隱九年宋公不王不宗覲於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也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賈疏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曹劌諫曰不可諸侯有王王有巡守非是君不舉矣注云有王朝於王鄭氏康成曰眂館致館也賈疏聘禮及下

攷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灋

賈氏公彦曰此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

使春入者以侯國出税於民民税既得經冬至春乃

可入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故秋獻之　王氏安

石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常以所禮之國各籍焉

以為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案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為贏縮故往

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

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　國語卿出郊勞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人注云使大行人故此疏用之也意侯伯使大行人上公則使卿與葢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　賈氏公彥曰

司儀皆云致館云眡者使卿大夫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賈疏郊勞使大行人致館於賓案覲禮天子賜舍鄭注云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賈疏將幣謂至廟將幣三享惟將幣大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　歐陽氏謙之曰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但為承以擯而已　易氏祓曰四時常朝小行人既為承擯肆師佐擯為大朝覲設也

案大宗伯惟將幣為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官故小行人為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嗇夫為末擯見覲禮必

歲久沿革不能無異小行人奉使於四方時因而和協之庶禮行之久而無弊也　賈氏公彦曰自此已下皆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賓據命者五容據爵者四朝覲宗遇會同皆諸侯故云君之禮存頫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

案賓客來享來王固欲其儀之協即其邦交亦恐以地之遜遠國之強弱過恭過汰以違王度故使小行

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謂要服以内之使臣小客謂蕃國之使臣也

易氏祓曰諸侯遣孤卿聘覜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但旅擯不交擯耳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　王氏應電曰九儀之禮大行人既以之同邦國矣但恐變故不齊或

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賈疏知是使臣所執者掌節職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自行不須節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邑之吏也賈疏都鄙之主與都鄙之吏同用管節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賈疏司關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知所由之處皆得授之節也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賈疏比長職邦之民徙于郊則從而授之亦有期以

人適四方而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時有煩言則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

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掌節職守邦國者用玉節此不云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

通論王氏詳說曰天子使者使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為節一而已此虎節人節龍節之所以同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亦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也其無璽節何也小行人所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　王氏安石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以自內達

反節案此掌節職文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賈疏漢文本紀六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賈疏掌節職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各别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既相聯此無貨賄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凡節有天子之法式存於國賈氏公彥曰達天下之六節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

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案成者攷驗符合均一整齊之意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黄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賈疏對上文六瑞是朝時所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賈疏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知五等諸侯同用璧琮者覲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賈疏案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

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以自外達内言之

案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都

鄙用管節者别於畿内之都鄙葢别嫌明微於其貴

者尤嚴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

穀璧男用蒲璧瑱音鎮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

信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鎮圭因而言之不言達六

知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　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賈疏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無重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等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　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賈疏不分別聘享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　賈氏公彥曰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也　鄭氏鍔曰言合者以兩兩相配故言合也　王氏應電曰馬物之貴者也皮

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西上是以馬也聘禮以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用皮也

聘禮記云皮馬相閒可也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賈疏享天子用璧琮九寸者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之加故云特禮器云圭璋特義亦通於此賈疏彼據朝聘時所行無束帛可知是特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賈疏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亦八寸是下享天子一等如是明二王後與諸侯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賈疏二王後相享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用琥璜可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

正義鄭氏衆曰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據弔葬致哀此

則以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

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正義王氏應電曰賙委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令

邦國移民通財以賙恤之即荒禮哀凶札也　賈氏

公彦曰宗伯職以荒禮哀凶札言自貶損若年穀不

虎豹之皮記曰示服猛也故合圭以馬合璋以皮純色曰帛采色曰錦昏禮聘禮食禮皆以束帛為上束錦為次故合璧以帛合琮以錦五釆備為繡白與黑二色為黼繡之功多於黼故合琥以繡合璜以黼

王氏昭禹曰通彼此之情而來謂之好因事而來謂之故

總論劉氏敞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行道之符乃成六瑞以為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用享之誠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

正義王氏昭禹曰慶賀即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也　王氏應電曰慶賀所以樂之即大行人賀慶以賛諸侯之喜

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禍烖水火　王氏應電曰哀弔即弔禮哀禍烖也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賵委之亦相包

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槁讀作犒可與反襘音會注故書槁為槀鄭司農云槀當為犒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致匱病者也

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五年歸其粟大宗伯職以襘禮哀圍敗

鄭氏衆曰槁謂犒師也　賈氏公彦曰不見恤禮當於師役中兼之

裁福事之小者或不敢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則不得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其亦與方伯連帥定議而後令之與　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賙委槁禬則或取於閒田所儲㑭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

正義王氏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烖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　李氏嘉會曰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之

案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葢凶荒之賙委師役之犒禬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即適遇其國札喪禍烖福事亦必於常禮有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

正義王氏應電曰此自致治言順則因之逆則革之

郎氏兆玉曰將以為慶讓之地

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慝惡也猶圖也　郎氏兆玉曰將以討正之

存疑鄭氏鍔曰猶有二義此謂已曾犯令而猶不改者

其札喪凶荒戹貧為一書

正義王氏應電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案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為準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辯矣至於危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治直吏反

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於此得其要矣

案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狀也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享為重故成六瑞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之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絀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雖巡守未能徧至群

正義郎氏兆玉曰將以寛恤之

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

正義郎氏兆玉曰將以褒嘉之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正義李氏嘉會曰故者必求其原委而知其所以然也　王氏昭禹曰聖人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同自行人之官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先王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侯之國故使小行人每國别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旣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九儀即大行人所掌是也司儀特掌其中賓客擯相之禮而已　鄭氏鍔曰儀容通形貌而言辭令以應對言揖讓以交接言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宫旁一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賈疏左傳文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宫謂壝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壝宫也賈疏掌舍為壇壝宫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鄭氏鍔曰其制為壇三成即覲禮所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九

秋官司寇第五之六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相悉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賈疏九儀即大行人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也出接賓曰擯者下文交擯在門外是也入贊禮曰相者下文及廟惟上相入是也以禮告王者下文詔王儀是也

易氏祓曰

案凡朝覲諸侯將幣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為壇儀
禮覲禮既終附載為壇帥諸侯以朝日反祀方明乃
此經所謂合諸侯大宰職所謂大朝覲會同也鄭氏
鍔易氏祓見覲禮稱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
遂謂凡朝覲皆有壇不知饗禮乃歸以前覲禮之本
文也饗之禮之而歸其國則覲事終矣復言諸侯覲
于天子為宮云云乃記者更端畧舉大朝覲會同之
禮不與上相屬也

謂深四尺者是也蓋從下向上為深發地一尺上有三成則總四尺矣宮旁一門即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也蓋封土為壇壇外為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　王巡守殷國則其為宮亦如此與　鄭氏衆曰三成三重也爾雅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　王氏安石曰壇三成為三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　賈氏公彦曰令令封人　敖氏繼公曰四方諸侯皆來於是為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覲也宮者築宮牆也

門也詳見儀禮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案覲禮注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與此互相備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

案覲禮所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者蓋繼拜日祀方明之後相屬而為之非四時之異也門即謂壇宮之四門非國

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

案壇三成每成髙一尺則無階也壇宫雖有四門諸侯則皆從南門入其位則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明堂位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諸侯既就位王乃於壇上揖之揖之者升之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賈疏此大戴記子貢答將軍文子之辭　案注引此者證異姓為昏姻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賈氏公彥曰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升壇南鄉見諸侯乃揖之先疎後親為次　歐陽氏謙之曰天揖舉手高尊之也時揖舉手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近下卑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

亦當授宰玉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於其等之上賈疏即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亦如公於上等之類

存疑鄭氏康成曰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

紹擯之謂上擯延之使升也是時上擯蓋立於壇之上等稍東而西面以擯升降而傳辭承擯以下立於門東北面之位以羣侯立於三等之壇爲地無幾不能容多人也一朝三享所謂四傳擯也禮亦如之又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賈疏下云將幣據三享故知此文擯之據執玉見王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賈疏深四尺覲禮文則一等一尺也賈疏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為三尺總四尺壇十有二尋賈疏覲禮文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賈疏以尋八尺計之得九十六尺上二丈四尺為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賈疏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知有降拜升成拜者約燕禮王既受玉約聘禮

皆可以燕不必於寢矣坐次以毛如祭畢而燕之禮以其禮殺於饗食故也亦膳夫為主人賓則以諸侯齒最長者為之而無苟敬亦不煩臨時請賓而王命之也經云則似亦有不燕時蓋發禁施政容有不需日而遽行者

凡諸公相為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相朝也賈疏相朝朝是兩公自相朝下經云諸侯諸伯諸子相為賓以禮相待並是兩諸侯相朝之事

鄭氏鍔曰此下記侯國之

在四傳擯之外禮之蓋一祼而已無酢亦不授几地

窄人多諸禮從簡可知

王燕則諸侯毛

正義鄭氏衆曰毛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

鄭氏康成曰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

親親尚齒　易氏祓曰王揖諸侯則親親而序族擯

則尊尊而序爵燕則老老而序齒

案此亦謂因合諸侯而燕也既於國外則離宮别館

候館有積是也閒瀾則問其禮皆使大夫致之賈疏下句云致飧如致積之禮知致飧使大夫者聘禮宰夫朝服設飧宰夫即大夫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大夫也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賈疏五積三問再勞來去皆有此數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賈疏自從公介九人之禮使者七人賈疏自從降二等之禮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鄭氏鍔曰旅擯者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不交擯也兩君相見則交擯使卿大夫致之臣道卑直對之可知

禮儀

案諸侯之邦交於大行人之終畧見其凡其禮儀則詳於司儀其共具則詳於掌客列職之差也大小行人所掌皆天子所以禮諸侯也司儀掌客掌天子禮諸侯之儀物而并掌列國相為賓相為客之儀物葢以其秩叙定為典籍而頒布使行之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積子賜反旅如字又音臚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所停止則積賈疏遺人職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主君親為之也王氏詳說曰聘禮遣卿行勞禮勞臣以卿則勞君以卿明矣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賈疏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大門外北面而陳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以其在道俱不為主故無五擯之事交擯者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讀旅為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後鄭不從者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與此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

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勞力報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道則勞其禮使卿致之賈疏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臣來尚遣卿勞明君來卿勞可知 三揖謂庭中時也賈疏謂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 拜送送使者 賈氏公彥曰再勞者一

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　敖氏繼公曰凡拜送賓者皆於其既退乃拜之故賓不荅拜異於迎也案儀禮鄉飲酒禮畢主人送賓介於門外再拜鄭注云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天子之於諸侯其館之也賜舍而已至諸侯相為賓則有致館之禮焉案覲禮曰賜伯父舍但使人以命致之初無束帛而侯氏受館儐使者用束帛乘馬所以尊王使也賈疏賜館致命者蓋司空眡館者小行人也此云致館亦如之繼主君郊

與賔賔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車迎拜辱者賔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賈疏賔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賈疏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賈氏公彥曰拜受賔再拜乃

相為賓君既親致館則致飧與積似當使卿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相悉亮反授依注作受賓亦如之依注作儐

正義賈氏公彥曰將幣謂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此交擯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而傳命　鄭氏康成曰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外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賈疏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　王氏詳說曰郊勞賓

勞後故知其君親致也注謂使大夫授者以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之耳但彼授館於聘使故使大夫此諸侯相為賓既親致館則授館當使卿與

致飧如致積之禮飧素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鄭氏鍔曰賓已入館乃飧飧夕食也言其微而寡也　王氏昭禹曰三辭拜受旅擯與致積同　大禮曰饔餼　王氏詳說曰注謂致積致飧使大夫者以聘禮使宰夫朝服設飧而積視飧牽耳然此諸侯

門門旁皆有南北隔牆皆通門故曰每門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賈疏玉藻文此謂介鴈行相隨也賈疏君入由闑西亦拂闑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賈疏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此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在後亦入廟也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賈疏三讓者至階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賈疏受玉者主君主人拜至且受玉也賈疏拜中含此二事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賈疏案聘禮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賓當為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

車迎主君而拜其辱者謝主君之遠出此將幣主君車逆賓而拜其辱者謝賓之遠來也賓車乃前下荅拜也賈疏賓乘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荅主君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王氏詳説曰車逆之後未入大門故知揖者在朝位賓主之間揖之使前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賈疏主君遥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賈疏聘義文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賈疏既入門廻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别院為之則有兩

以將幣為用圭璋則是正行朝聘之禮而非直以三享當之矣大行人職之廟中將幣亦為正行朝禮受玉可推彼注似繆當以此正之詳見彼職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賓亦一還一辭

案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賓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故

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王氏詳説曰不曰禮而曰儐者案覲禮云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是侯氏之禮於天子使者曰儐故兩君相禮亦曰儐　郝氏敬曰儐亦如之揖讓拜同　賈氏公彥曰上相入者上相即上擯上介須詔禮故入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　鄭氏鍔曰將幣交擯三辭者蓋主君謙不敢當其將幣之禮

案此諸公相賓及下經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賈疏皆

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賈疏聘義文 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 王氏詳說曰聘禮使卿歸饔餼使卿歸圭於館此六禮皆如將幣之儀則主君親往也

案注謂六禮惟饗食速賓其餘主君親往非也冠禮之賓儕輩也主人猶親速況敵體之國君乎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賓辭也及三辭則賓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即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　入時自大門外步行入廟故直言三揖三讓也出時亦步行至大門外送升車而別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還音環食音嗣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君親徃則賓為主人主人為賓

案主君親郊勞致館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其來朝之辱也故賔無庸拜之不拜還圭者還圭非加禮也

賔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繼主君者儐主君也賈疏儐者報也報主君為儐聘禮賔至郊君使卿勞賔用束錦儐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大夫奉束帛賔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儐之庭實設馬乘賔降受老束錦西面致幣是皆有儐法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賈疏聘禮致館無儐彼君使卿致館不以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某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　賈氏公彥曰案聘禮饔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於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相聘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者受之於庭也賈疏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以束帛上諸公云登此不言登故知受之於庭

侯伯之臣不致積賈疏侯伯之臣不致積但不以束帛致之非於道全無積也　王氏昭禹曰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三積　王氏應電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積與子男同皆有束帛致之三辭而後受無問禮殺於諸侯也

幣故無儐此兩君致時有幣合儐之也 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賈疏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饔餼飧積步數擯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則一與公同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夫郊勞僅旅擯而已　賈氏公彥曰賓使各陳七介

鄭氏康成曰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儐勞用束

帛儐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王氏詳說曰案聘禮賓揖至門内勞者致命是不受勞於堂也侯伯之臣如此子男可知矣

案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

通論黄氏度曰案諸公相為賓敵則交擯不敵則旅

擯大夫雖敵亦旅擯不敢擬於君也

致館如初之儀

案王氏詳說謂有積無問異於國君以下經問君大夫則問聘者亦在其中非也大行人掌客職之問承饗食饔餼之問而問以脩脯也此職下經所謂問則對聘使而問君大夫無恙混為一事可乎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賓依注作儐

正義易氏祓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若諸公之臣使大夫勞之於近郊而已主君郊勞則交擯大

正義賈氏公彥曰將幣亦謂圭璋也旅擯三辭亦於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也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已也拜逆者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客客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内南面拜拜客奉君命屈辱來見已客辟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辟也三揖者亦揖之使前也三讓客登不言三揖而後至階文不具也客登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也授幣者授玉與主君也　鄭氏康成曰客辟逡巡不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賈疏案聘禮卿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知此亦然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亦案聘禮知之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聘禮記曰飧不致賓不拜案聘禮宰夫設飧不言致不使大夫以束帛致命也　賈氏公彦曰案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乃致館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辟音避相悉亮反

辟不答拜即此拜逆客辟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以三揖約之也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賔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即此三讓也公升二等賔升西階西東面致命公當楣再拜賔三退負序即此客登拜客三辟也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賔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故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也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賈疏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客至此堂并拜受幣 客三辭三退負序也賈疏聘禮文 每事享及有言王氏昭禹曰亦與諸公拜送幣之後言每事如初同 易氏祓曰客辟不敢當主君也不敢拜送幣者亦不敢當主君也 王氏詳説曰案聘義君拜逆於大門之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是拜聘君也非拜使者也故拜逆拜受拜問君皆辟而不答拜

案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

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凡幣物皆官給之明矣即以聘禮言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特言官者正以明私覿私面之幣物皆官給耳既返國使者公幣私幣皆陳上介陳公幣羣介不陳蓋使者卿也故陳之以示體國之義得君命而後以私幣歸上介已下則不敢徧陳以煩君之命耳乃用此以為私覿私面幣皆己物之徵則義淺狹而不可通矣

通論呂氏曰聘禮賓卒聘事奉束錦乘馬請覿所謂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以醴禮客賈疏案聘禮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鬱鬯

私面私覿也賈疏聘禮賓奉束錦請覿既覿則或有私獻者賈疏聘禮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鄭司農云春秋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賈疏昭六年左傳

賈氏公彥曰此三者皆於聘之日行之故并言之君答拜者見異國之臣當空首拜也

案王氏詳說謂私覿私面之幣皆已物而以聘禮證之非也内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

門内公問君問君曰君不恙乎賈疏爾雅恙憂也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賈疏問君曰已下未知所出或云孔子聘問之辭亦無徵

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　賈氏公彦曰聘享訖乃始行私相慰問之事是以聘禮注云以公禮將事時無由問也　敖氏繼公曰及大門内客東面君西面而問之是時上擯往來傳命承擯紹擯亦負東塾

私覿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賓面如覿幣所謂私面也蓋列而言之則見君曰覿見卿曰面離而言之則面即覿亦可為見君如春秋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辟音避下同勞力報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賈疏聘禮及大

親之者但聘禮未備載耳君親還圭客亦當三辭拜辱揖讓而升堂與使卿還圭者不同矣然則司儀與聘禮一親一不親固可互備也卿還圭客主兩不拜若大夫致饔食恐無竟不拜之禮其間儀節要不盡同此經言如將幣之儀亦大槩之辭而所如者當不止於疏所云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　賈氏公彦曰饗食與還圭共文故知使大夫致之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襲與將幣同自餘則别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與將幣别者也

案饗食還圭蓋有親不親兩瀆公食大夫禮公迎賓拜至此與將幣同也饗禮亦然可知意還圭亦有公

也上介西面受命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客從拜辱于朝拜主君之館已也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賈疏聘禮賓三拜乘禽于朝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案乘禽日日受賜故於將去總拜之以明雖小亦識也諸公相為賓拜饔餼食之大禮而不拜其小禮卿則饔餼食皆旋拜之已勤矣而又拜其小此尊卑疏

也遂送君拜以送客賈疏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君拜之事也　敖氏繼公曰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君館客將致四者之拜也此禮在還圭之明日是時君蓋朝服而立於賓館之外門外東鄉揖西塾客辟者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云辟此辟字與上文所云者異君於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皆拜者拜君命之辱也

案聘禮注云為賓將去公親存送之且謝聘君之意

上下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下猶豐殺　賈氏公彥曰二等謂降殺以兩

案上經言同等之國君相朝及使卿相聘之禮而未及大小之國相朝相聘者故統舉四方之賓客而以從其爵而上下包之

凡賓客送逆同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郊勞郊送之屬　王氏應電曰

密之差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相竝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謂卿也大夫也士也　李氏嘉會曰以爵相為客足矣國有大小子男之卿僅可當公國之士故必以國之爵言也　鄭氏鍔曰禮之各以其爵命其儀與辭則與公之臣同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易氏祓曰日出為朝朝東也日入為夕夕西也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　賈氏公彥曰此經論司儀為擯相之法鄭氏鍔曰主南面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也客荅君而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也

通論王氏應麟曰儀之別雖至於九其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敘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孟子王制之序爵皆五等即武成之列

不豐前而嗇後不敬始而怠終禮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稱尺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賈疏聘禮還玉之下云賓迎大夫賄用束紡注云所以遺聘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所以報享也又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又記云賄在聘為賄是其豐殺多少者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朝如字

因之起釁則周官之圖民禍患豈為不豫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傳張戀反遽其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媺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

賈氏公彦曰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

案傳遽者以其從者少也云媺惡者如王小有問勞雖媺而不得謂之賀慶小有弔慰雖惡而不得謂之憂凶致命自有幣禮動不虛故也但無皮馬等物耳

爵惟五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伯則曰如諸侯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即武成之分土惟三也儀以九為數故詳而難紊儀以三為等故簡而易明　王氏安石曰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以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覲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讐一揖之不中而兩國

朝聘至者行人勞辱之事甚多皆行夫掌之以其為行人中之下士官卑且員多也司隷職國有賔客則役其煩役之事然則諸隷受役行夫令之矣行人有使事則為之介亦尊卑副貳之差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賔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通賔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畿上賈疏畿上者出畿則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　王氏安石曰通賔客謂諸侯賔客取道往來者

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使色吏反　難乃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使夷發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謂大小行人

寀居於其國謂居王國而非出使時也五服君臣以

通論王氏應電曰地官以懐賔客為職故遺人之官所以養之之道備秋官以詰姦慝為職故野廬之官所以衛之之法嚴然無統一之者大行人主賔於四門故特設環人之官兼此二事

案逆賔於疆及宿令槖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者所以待過賔之道經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賔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曰環人者環四境

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館謂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任器謂賓客任用之器　鄭氏康成曰令令野廬氏賈疏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　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　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環人主授之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正義鄭氏康成曰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

為賓者自來至去皆為擯而相侑其禮儀　郎氏兆玉曰其拜跪坐起不同於中國則教之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其言語聲音不同於中國則譯外國之音而傳其語　王氏應電曰主於夷則非王朝之禮主於華則夷人不能行故和協其所當行之禮與其所以奉上之辭而譯傳之至於出入王國送逆有禮節賜予有幣帛誥諭有辭令彼受之不可以無禮於是擯相之以存中國之體

而待過賓以達之於四方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説焉以和親之閩迷巾反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蕃國之臣來覜聘者賈疏以中國覜聘之禮況之其實蕃國之臣無聘覜法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命而賓相之賓相之賓音擯下同相悉亮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

必小行人也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辨别等威最明故作事亦屬之乃得人與事稱也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

案此謂王有軍旅會同之事而諸侯不從者王或在京師或在畿外諸侯各使卿大夫勞問於王所則受其幣而賓禮之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賈疏若王喪諸侯皆來此蓋謂王后世子也　郎氏兆玉曰相其哀臨之儀正其坐立之位

案此下三節皆小行人錯簡黄氏度云然　蓋貳之職事常與正相差大喪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則詔相國客必小行人也凡諸侯之王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治直吏反

正義易氏祓曰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餼謂餼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　鄭氏鍔曰等如司儀所謂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數即下文所陳之數　鄭氏康成曰政治如國新殺禮之類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長知丈反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賈疏王之三等之士皆以上士總之下事使庶子

案作事承上軍旅會同而言當軍旅會同時王或有調遣進止更改約束之事則隨其事之大小而分別作之

羣侯雖多以十二獻統之畢則已十二牢者亦以羣侯多不可徧陳故總用十二牢以此為人人受獻人人有牢也經云而又云則蓋亦有不饗時以其事有緩急時有久暫故不一律也饗當在廟近國則入國即國外亦當於有廟之所行之傳所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者可也於司儀言燕於掌客言饗者牢禮飲獻之數掌客所司也不見食禮者食禮不可以衆舉故合諸侯則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案敵當作適）

存疑鄭氏康成曰諸侯長謂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

案此會同既畢而饗諸侯以五等咸在故併饗之十有再獻者九獻為正三獻為加猶正鼎九陪鼎三也注謂獻如其命數若然恐窮日不給矣此長字如燕禮大夫長升受旅之長謂尊先卑後而次第獻之也

諸侯之卿亦三命故待之皆眂其禮惟庶子壹眂諸侯大夫之禮則以為客而稍加也

案羣儒多不用注義謂王至方嶽而合諸侯主國始共具蓋以涂所經過令百官百姓皆具疑太煩擾耳不知王廵守而過諸侯之國都自當舍其祖廟即經其四鄙惟帷宮旌幕王官可自具耳飧饔委積不以令守國者將焉取之且名曰百牲然牛羊豕而外亦不過魚腊乘禽及陸産水物合之為百品耳周語鄰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　王氏應電曰王之三公出封為上公卿出封為侯伯大夫出封為子男上士三命而

上公五積皆眂飧牽積子賜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積皆眂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賈疏鉶鼎即陪鼎簠簋之實其米實於筐豆實實於罋其設筐陳於楹内罋陳於楹外牢陳於門西車米禾薪芻陳於門外壺之有無未聞賈疏皆約公食大夫禮解之

案積用飧之牢以為禮也生而致之一夕遷次不盡用也始至則飧孰腥並陳飼致饔餼飧牽並陳固是

使過賔百官各以物至況王廵守君親監之百官尚有不各共其職事者乎凡此類乃好以私意小知妄立異説而不求之事理之實也

凡諸侯之禮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以下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賔之禮鄭氏鍔曰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之事則知為諸侯待賔之禮無疑若然天子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禮而見諸侯自相待者以外包内也

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鉶音刑下同四十有二當作三十有八牲當作腥

正義鄭氏康成曰飧客始至致小禮也賈疏對饔餼為大禮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賈疏腥之數備於下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賈疏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於碑內以堂上有豆實簋實無容庶羞處也設飧之時楹外既空不須向堂下碑內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四列也簠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賈疏約聘禮致饔餼東西

禮有大小亦順事之宜以適賓耳　司儀職既詳相為賓之儀而此職第言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饔餼獻飲食皆以爵等為之數而不辨致禮者為王朝為鄰國則上下同之明矣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羣介以下九字依注作文誤當衍

正義鄭氏康成曰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誤衍耳

夾如豆之數賈疏亦約聘禮但此壺與豆數同故知設於堂夾如豆數也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賈疏牢鼎九謂牛羊豕魚腊膚與腸胃鮮魚鮮腊陪鼎三者膷臐膮也聘禮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内廉　王氏詳說曰所謂陪鼎者即鉶羹之鼎也羹熟於鼎而載之於器所以既言鼎又言鉶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賈疏亦約聘禮知之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賈疏黍稷與衆饌為主牲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也聘禮致饔餼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　王氏昭禹曰牲天産以養精黍稷地産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為養食之主也牲當為腥聲之誤

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賈疏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並是堂上豆數禮器豆數亦是堂上所陳可知餘者分之於東西夾也鉶羹器也賈疏鉶器名所以盛膷臐膮三等之羹禮之大數鉶少於豆公鉶四十二推其差數宜為三十八賈疏侯伯子男皆鉶少豆多子男十八侯伯二十八以十為降殺故知此四十二宜為三十八是其衰也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賈疏亦約聘禮致饔餼而言壺酒器也其設於堂

已上所致飧之物皆列於客館也食陳於楹外簠與豆鉶壺簋皆陳於堂上及東西之夾鼎則陳於西階之前腥則陳於阼階之前凡此皆謂之門内之實車米禾芻薪之類列於門外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車皆陳之車字衍文甕烏弄反籔素口反秅丁故反或宅加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熟餘又多也賈疏死牢五是兼飧牽四牢言兼積積當

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

案侯伯腥字是則公與子男牲字並誤無疑

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

賈疏聘禮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饔餼則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

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内之實備於此矣

賈疏見門内既備仍有車米之等在門外

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皆倍其禾

賈疏此約饔餼死牢而言上公死牢五明米禾合五十車芻薪皆倍其禾亦同饔餼禮

鄭氏鍔曰

者行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皆陳横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賈疏皆約聘禮致饔餼法芻薪雖取數於禾薪從米芻從禾也王氏昭禹曰車米眡生牢牢十車牽四牢則車米四十車也車禾眡死牢牢十車死牢如飧之陳則車禾五十車也芻薪倍禾則百

五牢是兼不盡以牽與積同故云兼之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賈疏約聘禮知之牽生牢也陳於門西如積也賈疏亦橫陳於門西而東上米橫陳於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稷二行賈疏約聘禮致饔餼法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但增稷餘不增故知三等行數然也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賈疏聘禮注云夾碑在庭之中央醯在東醯穀陽也醢在西醢肉陰也言夾碑故知從陳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陳之也言車

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食音嗣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

案大行人惟言饗食司儀及掌客始兼言燕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惟饗食為待諸侯之正禮燕則王所以親公卿大夫而兼用於羣侯司儀通掌九儀掌客專掌四方賓客之共具則於燕不得獨遺矣　注引聘禮不過證以幣致耳賈氏

車也　賈氏公彥曰上公醢醢百二十罋與王舉百二十罋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若王之上公當與侯伯俱同百罋　王氏應電曰筥米陳於中庭以備貴者之食若車米則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

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乘繩證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賈疏兼有鵝鶩之等故云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賈疏牢禮之外於賓中閒未去又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

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賈疏皆約聘禮賓卿上介大夫士介四人歸饔餼降殺而言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賈疏小禮謂飧及乘禽之等去君遠大禮謂饔餼卿五牢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鄭氏鍔曰上介相禮其爵亦尊宜有禮賜以示優厚故亦用禽獻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是也案士是衆介非上介聘禮士亦有乘禽二經微有異同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

遂謂饗食嚴而燕褻故無幣致之禮覲禮疏又云燕亦以幣致自相秪梧聘禮所以不言燕者蓋饗燕皆有酬幣言饗幣則燕如之耳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爵卿也則飧二牢

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於户東壺陳於東序賈疏約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知之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賈疏内宰致后賓客之禮内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况諸侯乎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見賢遍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皆見者見於賓也既獻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賈疏言亦者亦夫人也

侯伯四積皆視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

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視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牲當作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二十四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鉶十有八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牲亦當作腥腥鼎十八腥二牢也膳視致饔言夫人致膳於小國之君以致饔之禮則是不復饔也饔有壺酒（賈疏致膳無酒）親見卿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賈疏明此亦是卿見朝君非謂朝君來見卿也）言卿於小國之君有

豆三十二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鉶二十八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每牢皆九為列

子男三積皆視飱牽壹問以脩飱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其特來聘問待之之禮如其為介時賈疏前文云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此言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依爵等待之如其為介時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所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寇水火也　王氏應電曰凶荒宜賙委札喪宜賻補禍烖宜哀弔鄰國當分

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　王氏昭禹曰夫人致禮於侯伯不言食大牢則不致食也於子男膳眂致饗則并不致饗也　賈氏公彥曰聘禮士介四人米百筥數多於子男與侯伯等者彼乃臣法自爲一禮不與相差亦是損之而益也

通論易氏祓曰鼎牲器也簠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而無所降殺者以牲與黍稷爲食之主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稍所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廩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賈疏

若饔食加之亦不受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當依注作腥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受饗食饗食加也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飧饔餼當孰者腥致之賈疏案聘禮聘遭喪入境則遂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

烖恤患在野謂行禮於郊在外謂兩君相遇於途亦不能備物故皆殺禮　易氏祓曰大荒大札天地有烖王皆為之不舉所以為內省自疚之道至矣於是數者而殺禮抑亦以其自處者而待賓客也　賈氏公彦曰在野在外怱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賈疏如小斂特豚一鼎大斂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王氏昭禹曰知為訝士者以訝士與行人送迎賓客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

案必與訝士俱以設有㬥容者可即時詰摶且訝士掌侯國之獄訟既入王畿即賓客之從者或有鬬爭亦不敢專治而歸於訝士也

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野廬氏賈疏野廬氏職有賓客令其地之民聚欜之致積以王命致於賓　王氏應電曰此皆賓在郊外之事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訝誤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等九儀之差數賈疏即大行人命者五爵者四是也

王氏應電曰邦國之等籍必使掌訝掌之者葢賓客初至於境即用其等之禮以待之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積子賜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疏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故知所戒謂牛人以下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驅道之以如朝賈疏朝即大門外陳擯介之處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次也某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治直吏反

案賓客之治謂賓客有事於王朝與王朝之公卿大夫士一切往來之禮皆是也賓客以令掌訝則掌訝治之言此以包上文所未備耳注以治為正其貢賦理國事則濶遠而不近於事情或以所令者為訝士

案國賓客將至往逆時已闗於野廬氏矣及身經其地又申令守涂地之人使聚欜耳應致積之地其積早委焉掌訝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則隨地可致故以屬之

至於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

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賈疏聘禮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王氏應電曰凡賓客掌訝既迎之矣訝士復相之矣而又有所謂訝何也蓋掌訝訝士其爵皆中士位既卑不敢與尊者為禮但任驅使奔走之勞而已故諸侯則以卿卿以大夫大夫以士士皆有訝然後為訝之正也

案士皆有訝不言訝之之人者士多則訝者不定也

掌訝與訝士爵均也奚以相命為哉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

及歸送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欜待事之屬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

有治王有令於賓則此訝者通掌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好呼報反下同惡烏路反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之所惡者辟而不為　易氏祓曰王之志慮出於德意則無偏好無偏惡可知已　王氏志長曰覲掌

司士職會同賓客作士從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訝列國之士者其諸王朝未命之士庶子與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相悉亮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治令主國所以待賓客之治而有所徵令也此非掌訝之職以其同為訝故附載於此

案凡訝者謂上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賓至而後往非若掌訝之逆于疆也掌訝唯至于朝詔其位而已此訝者則詔相其禮事掌訝及退為之前驅而已若賓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說如字注音悦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有欲相與修好者則為和合之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　項氏安世曰和諸侯之好使無猜疑怨忌之隙達萬民之說使無抑鬱憤怨之情

察說論說也蓋或自言其利害或議政事之得失有不能達於王及國君者皆為達之是之謂士傳言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

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王之好惡在深宮曲房嚬笑寢興之際而諸侯之貞邪生民之休戚風俗之汚隆係於此矣後世名法之家乃務隱其好惡示人以不測上深中而多數下飾貌而匿情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追也案萬民所聚謂其國之大都會也四海九州山陬海澨掌交何能徧至惟於民聚之地道王之德意然後可樹之風聲播傳幽隱

專掌邦國之通事使無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兼諭以九税已下五者此上下之交所以固結而不可解

案注通事謂朝覲聘問非也朝覲聘問禮有常經無為别設官以掌之蓋非朝聘之期而鄰國有事欲相通則因王官之廵行而達其意也其事如通防交糴聯婚姻詰逋逃之類

掌察闕

掌貨賄闕

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難乃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鄭氏鍔曰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民而取其利九禮九儀之禮鄭氏鍔曰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禮以相聘問而致其親九牧九州之牧鄭氏鍔曰諭以九牧之維使依九州之牧以相親比九禁九法之禁鄭氏鍔曰諭以九禁之難使知司馬九法以禁邦國者不可犯九戎九伐之戎鄭氏鍔曰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司馬九伐之法以威邦國者為可畏

王氏安石曰言九禁又言九戎者方其制軍詰禁則為九禁及致討伐則為九戎　王氏應電曰掌交

案君長即謂其公孤卿大夫注以君為國君非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以告其都家之吏

案上文國事故乃天子日所施為者聽之以告其君長使知王之所好惡辟行之也此政令方是施於都家者

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惟大事弗因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　黄氏度曰國治王國之治都家當奉行者家宰職以八則治都鄙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長知丈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　鄭氏康成曰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

訝職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乃治賓客之從者與邦人之爭訟而非賓客以事請可知矣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及謂有稽殿之賈疏不能催促有司都司馬家司馬　賈氏公彥曰言誅有司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　王氏應電曰責有所歸則事治誅有司而不及其君長所以全親親貴貴之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
鄭氏鍔曰事之大者其君長當自至而禀王命　王氏應電曰常事不因於朝大夫則事無統理而王國不勝其勞大事不聽其君長之自達則恐有未當而都家不免於壅蔽故小治因之而大事則弗因也
案方士職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此職所謂治乃請事而非獄訟可知矣此職曰治于國則掌

之大權也於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有都士家士此數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一體於王官其廢置一聽於冢宰此政教所以齊一血脉所以流通也

總論易氏祓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士師掌禁自鄉士至司隷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氏言其用禁者也用刑則掌戮在後用禁則禁殺戮居先聖人之意欲申禁以止殺也大行人掌客諸官列於司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通論王氏應電曰王畿千里公邑之外為家邑家邑之外為小都大都封其子若弟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私其地也故設王官以馭之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有都宗人家宗人軍旅國之大柄也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法則者馭官

刑者則職金受其入罪重而弩戮者則司厲執其法
稍重而未麗於法者則司圜收敎已麗於法則因而
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從坐者恕其死因任以事故
司隸罪隸又次之蠻閩夷貉之隸或得之征伐亦以
類附焉繼犬人於司厲者司厲治盜犬能逐盜者也
雖然刑非得已也禁於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
憲申禁於天下禁殺戮禁暴氏司禁於國中野廬氏
蜡氏薙氏萍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主

寇之屬者其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義與

案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畿內之獄訟

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獄訟訝士主之次

以朝士者斷獄弊訟皆於外朝也次以司民者見民

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以不中也獄訟既

弊有五刑以麗其辟故次司刑有刺宥以議其輕重

故次司刺有大亂獄則故府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

有疑獄不決則質之明神故次司盟於是罪輕而贖

陸走者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道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皆祭祀軍旅之禁也自㝠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䠶者無端歌哭雜氣妖聲不祥也於是刑事盡矣次以伊耆氏者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官者賓位於西北天地之義氣屬秋也朱子曰凡諸侯朝覲會同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故屬焉賓客見王則有儀故

司儀次之而行夫掌小事環人主送逆象胥掌四夷國使以類附焉賓客朝見有饔飱牢禮之歸故掌客次之賓客自來至去皆有訝故掌訝終焉掌交所以諭王志於天下之邦國也掌察以下所以達王事於畿內之都家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九